

## 第二十四回 大姨夫先作小姨夫

詩曰：

海棠先放牡丹遲，顛倒韶光不自知。

舊日齊眉人面在，應將薄倖枉相如。

說那瑤枝見秋遴癡情甚切，再三問計，因說道：「妾聞良禽擇木而棲，智士擇主而事。紅拂之於藥師，文君之於司馬，皆此意也。今妾身值其事，感念君情，不得不以肺腑相告。若據妾之愚見，君欲辭舍妹之姻而締盟於妾，事多掣肘，勢必無成。倒不若趁眾人不覺，君竟不別而歸，反是妙策。」秋遴笑道：「不別而歸，事雖極易，於小姐之姻，仍然無益。此策妙在何處？當是小姐誑我之談耳。」瑤枝道：「妾實不敢誑君。但必使妾無白頭之歎，方可明言。」

秋遴見說，忙對月立誓道：「嫦娥作證，星斗主盟，我陳秋遴與蘇小姐，自今夕約為婚姻，永諧連理。如負初心，前途不吉，定落阿鼻地獄。」瑤枝笑道：「要說非難，何必立此大咒。」秋遴道：「此係出自真誠，望小姐速即賜教。」瑤枝說道：「君明早請自先行，妾再捱遲三四日，以釋家父同遁之疑，然後亦逃趕君舟，同歸武林，以畢今後願望，不知君意以為何如？」秋遴不勝欣喜道：「荷蒙小姐垂愛，不嫌庸陋，畫此成全妙計，感佩良深。小生明早當即如教先行，但小姐追舟之言切不可失信，而使小生翹首途次也。」瑤枝道：「一言已定，何必多疑？況歸杭之路，向日曾行，是妾熟徑，決不使君翹首懸望也。但私奔之事，自覺可羞，奈何？」秋遴喜笑道：「才美相逢，何羞之有，但立談已久，玉露金風，恐妨貴體，何不請進書房，償此良宵奇遇。」說罷伸手來拉。瑤枝笑道：「既已經訂終身，則歡娛有日，何必如此性急。」秋遴也笑道：「傾想已久，豈有對瓊漿而更忍渴耶？」瑤枝笑而不答，秋遴越發狂惑，上前挽了瑤枝之手，同入書齋，枕席之事，例不忍縷述。

次早五鼓起身，又叮嚀了幾句，瑤枝自歸內室，秋遴去喚起樵雲，收拾行李，並不驚動蘇衙一人，悄悄的偷開園門，趁著曉星殘月便行，行了數里，東方漸白。埠上岸了一舟，望南進發。秋遴因有瑤枝之約，吩咐船家早泊晚行，又延捱耽擱。不一日，行抵吳門，日未銜山，秋遴就叫停泊，上崖步了一回下來。到得晚間，忽有一舟傍攏問道：「這船可是浙江陳解元相公的麼？」秋遴聽見，不等船家回答，忙叫樵雲出艙應道：「正是。」那船上道：「好了，追著了。」秋遴心心相照。正欲出去探看，只見瑤枝早跨入艙來。二人相見，喜從天降。秋遴便秤了兩許白銀，叫樵雲打發來船回去。樵雲道：「這是誰家的小姐？如此夜靜更深。相公也不問個來歷，於途次並船，孤男寡女，混雜一艙，明日弄出事來，恐有不便。」秋遴笑道：「這是我相公揚州娶來的，是你主母，有甚不便。」樵雲道：「相公娶主母，豈有我樵雲竟不知道的？卻並沒姻家遣送，又不曾見有媒妁來議親，今於遭途猝合，事有可疑。莫不要倒是相公去那裡馬扁來的。」秋遴罵道：「難道我相公做甚事情，倒先要來請教你樵雲不成，要你管甚麼馬扁不馬扁，在這裡亂道，還不快到外艙去睡。」樵雲見說，嘻的笑了一聲，自到前面去宿歇，不提。

次日開船行廣幾日，已抵武林。樵雲先到家報了信，秋遴和瑤枝乘轎回來。陳夫人初聞樵雲之言，心甚不悅，次後見瑤枝一貌如花，果與秋遴是天然佳偶，反增喜悅，因此並不把秋遴埋怨，擇了吉日，便諧花燭。正是：

春光到眼勿生歎，自古情深另感邪。

莫羨鴛鴦花底暖，從來傾國便傾家。

在下為何道此四句？原來陳秋遴所遇這瑤枝，卻是假的，乃秋遴三年前，在埋劍園見了的玉芙蓉之妖，自從被花神責遣，貶置揚州，卻又不甘於竹籬茅舍，與眾卉為伍。因見二府後園，人稀地曠，花木成蹊，便托根在那裡。過不年餘，早又十分茂盛，因是露水之緣未遂，懷春之念不死。這日見秋遴對他感念，花心甚喜，不覺前日之興復生，即化作瑤枝迷誘逃歸。秋遴那裡知道，認做真個是絕世佳人，十分愛悅，這總是秋遴邪念所致，而蘇誠齋卻又如何曉得？因怪秋遴心高氣傲，故爾設那圈套，要奚落他一場，方始應允。次日忽見小童走入報道：「陳相公不知何故，竟於昨夜開出園門，悄然不別而去了，特來稟老爺知道。」誠齋見說，忙到東園中探看，又著人四下追尋了一日，卻只不見。誠齋深悔昨日語言太執，想他因此羞愧而逃，與瑤枝等說知了，懼各歎息不提。再說朝廷因紫宸靖寇之勛，未曾受賞便高隱入山，深嘉其行，因而功及其叔，升授誠齋嘉興府知府之職。誠齋奉命，不日離揭，便道告假回家，耽擱了月餘，便擇日挈家到任，過於數日，因有秋遴之事在心，欲往省下走遭，一來理合參見上司，二來就好訪問秋遴，尋其舊約。

算計定了，次日即起身上省。來至杭州，下了公館，次早先去謁見諸上司官。其時浙江學院成全，亦松江府人，與誠齋鄉榜同年，且係至交好友。誠齋心中暗忖，若得此老作伐，秋遴之事何患其不諧？因即打轎來拜，卻值成學院公出未回，誠齋必欲候歸一面。門卒只得通報內衙。早有成學院之弟成美出來迎入，相見坐定，各敘寒溫，又說了些閒話，卻還不見成學院回荷。正是等人易久，誠齋覺得有些不耐煩，因見科考的文卷滿案，便從裡面抽取一本來消遣。不期展開一看，真乃雕龍繡虎之才，做得十分出色，誠齋驚喜道：「我閱文亦多矣，從未見此佳作，此人疑是錦繡心腸，其才不下於秋遴，但不知年齒老少耳？」卻又想道：「若是老成手筆，具此鬱鬱文才，何至尚淹滯一衿耶？此必少年英俊之士，解狀之器也。」又看他籍貫時，寫著「錢塘縣學生員蔡儒珍」。誠齋想道：「倘果少年，幸奉授室，是馨如之福也。」

正對著這本卷子稱賞，忽報「老爺回衙了」。誠齋向外面一望，早見成全步入。當下見禮，各敘別後懷念之情。誠齋道：「弟有一事拜浼，但不知老年兄肯為一辦否？」成全道：「有何台諭，伏乞見教，無有不盡力之理。」誠齋道：「小弟有一繼女，頗擅才貌，原係此間故兵部夏英之女。因其兄不肖，將妹應嬪娥之詔入都，於金山下遭風覆舟。是小弟救得，因認為女。此女賦性端淑，才貌出群，不欲妄與庸人作婦，昨有前科浙省解元陳秋遴，籍隸錢塘，曾至維揚，作寓於弟同知署內，弟頗欲掃甥館相招，奈值公事他出，渠亦不別自歸。荏苒至今，未賞所願，茲特謹以掌判之任，拜煩年兄，欲得借重台言，一為作合。」成全道：「年兄台命，小弟敢不謹遵？明日既當以一言往訂，但念彼夏氏豈竟無人，而年兄相攸之意，乃若是其殷切耶。」誠齋道：「彼只一兄，因負重入京會試，中途遇盜，溺死長江，故夏族已為烏有。雖名繼女，實親生無二也。」成全見說，歎息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念夏公亦可謂一代偉人，卻怎使伯道無兒？今猶幸中郎有女，曾聞叩閭扶柩，廬墓守孝，想即此令愛也。似此才能賢淑，豈可棄之？」

幸。」

誠齋再三致謝了，因又問道：「小弟方才因年兄未歸，偶閱此卷試作，真乃出色當行，可稱造五鳳樓手，但不知此生之年貌何如耳？」成全接卷一看，道：「此乃蔡其志齒郎蔡儒珍之作，年齒未足二十，文才可冠三千，是小弟極得意之卷，故已取他第一名科舉。不期年兄眼力，與弟相同。」誠齋見說，心喜道：「但還未知曾杏授室？小弟弱息馨如，待字閨中，每思覓一快婿。今閱此生之卷，私心甚慳，如其紅絲未有所係，更欲仗年兄鼎力，一為月老也。」成全笑道：「聞蔡生尚未有室，小弟作伐，當無不諧。但年兄得隴望蜀，浙地奇才，竟欲一網打盡，亦不免太狠心些。」誠齋笑道：「倘二姻俱諧，自不敢忘年兄斧柯之力，但弟與年兄原係至交，小弟得此快婿，年兄亦可稱於湯有光矣。」說罷，大家都笑。正是：

不問藍田求種玉，笑從冰語覓東牀。

不說誠齋別去，且講成全，於次日特設一席，邀請秋邁、儒珍。儒珍見學院相招，欣然而至。只有那秋邁，一自揚州歸後，日日和這假瑤枝洞房春色，足不出戶，後來探知誠齋升任嘉興知府，又聞得這兩日在杭參謁上司，越發斂跡深藏，連堂前也不出來步步。成學院差人下柬來邀，家中只是「遊學未歸」這句話辭了去。

再說儒珍，拜見成學院道：「門生深荷大宗師培植之恩，方切銘感，今者又蒙寵召，只覺益抱不安。」成學院笑道：「茲有一件喜事相聞，故設杯茗奉迓，且待陳秋邁到來。一總言之。」儒珍聞言，心中想道：「不知是甚喜事，卻要秋邁來才說，正在猜疑，只見差去邀請陳秋邁的，早回來稟復道：「陳相公因遊學未歸，故爾不到。」成全道：「既不在家，且俟改日面談，也不必再候了。」當下酒肴齊備，成學院便邀儒珍入席。儒珍遜謝道：「既有台命，即此宜示可也，何必又叨賜宴？況大宗師在上，門生亦怎敢安坐持杯，肆然罔忌？」成學院道：「師生一脈相承，正該合歡杯酒，賢契慎勿拘牽俗套，致老夫莫伸繾綣之懷。」儒珍只得告坐了。

酒至半酣，成學院笑道：「書中有女顏如玉，信是不誣。昨有本院同年至契，嘉興太守蘇公過蔽署，因閱賢契佳作，十分欣羨。蘇公有位令愛，芳字馨如，夙稱金閨之秀，欲屈賢契作東牀佳客，央本院作伐，不知賢契尊意如何？」儒珍正苦馨如姻事誠齋不允，欲再浼冰往議，今聞成學院語，恰中下懷，那有不然之理？便深深打一恭道：「蒙蘇大人不棄寒素，又大宗師辱為執柯，門生敢不遵依？但念一介孤寒，愧乏白璧為聘耳。」成學院大喜道：「既是如此，一言已定，百年不易的了。但令尊翁處尚未走啟，望代奉院致意。」儒珍道：「謹領鈞命，門生亦本當即稟家君也，但適才聞約陳秋邁，未識是何台意？」成學院笑道：「因蘇公還有一位繼女，亦浼本院作伐，欲與秋邁訂姻，故並招之。原欲一舉而兩得，不意秋邁遊學未回。此亦不妨，於異日另議耳。但如今秋闈伊邇，賢契宜益加淬礪之功。方才所云，既已訂定，且俟撤棘之後，以便作兩登科耳。」儒珍致謝道：「仰承台論，敢不承教？」正是：

細看月輪如有意，定教丹桂傍嫦娥。

當下儒珍別了成學院，一路回來，好不欣然自得。與其志說了，亦甚喜歡。擇定吉日，先下聘到誠齋任所。合盞之期，自待場後，不提。

且說馨如，知父親與他受了蔡宅之聘，雖是聞得才貌俱優，但固有續詩一段幽情，心中頗不悅懌，事到無可如何，惟有付諸長歎。而瑤枝聞秋邁之事，未曾得諧，亦甚愁悶，又兼誠齋回衙說知自己家內，片瓦無存，更覺十分傷感，不在話下。

再講若蘭，在蘇衙聞說馨如所諧之配，卻是蔡其志的兒於，名喚儒珍，吃了一驚，好生疑惑不定，便與紅渠私議道：「我家那曾有什麼公子？卻來與馨如小姐聯姻，況儒珍之名，又恰與王生同喚，這事好不奇怪？」紅渠道：「據小婢看來，當是另有一蔡家，偶然名姓雷同。若是老爺時，即或承嗣那房接續香火，豈不知王相公名字，卻也喚作儒珍耶？」若蘭道：「我也是這般想，但我和你雖蒙蘇老爺恩養在此已是三年了，不知何日才得出頭，算來也終非了局，又無處可通信息，不知近來老爺可得康健，又不知王生行止何如？此心一轉，愁悶欲死。」紅渠道：「愁悶卻也何益？方今大比之年，有心耐至場後，再看光景。倘上天憐憫節義，使王相公鄉榜題名，那時向蘇老爺說知，便是會合之期，亦不枉爭這一口氣。若今日回去，王相公仍是個窮秀才，老爺仍然不悅。況去年在揚州，那個陳秋邁，不知是嬌綉嫁去的這個陳秋邁不是。倘或就是他，蘇老爺說他尚未曾有姻。故欲將瑤枝小姐配他，豈不是嬌綉之去，必有甚的敗露，不知老爺怎地一個挽回在那裡的。小姐如今回去，豈非自入於阱？卻有許多不妙哩。」若蘭道：「汝言雖亦有理，倘王相公今科又不中，卻將奈何？」紅渠道：「中與不中，且待場後再作計較。若再不中時，竟向蘇老爺說出真情。要他訪問王相公消息，將小姐認蘇宅出嫁。難道陳家再來爭得？這個就是一條活路了。」若蘭見說；不覺轉愁作喜道：「汝言有理，且再等看秋榜也。」

不說若蘭主婢閨中談論，再表儒珍，自訂姻之後，心中十分得意。到了試期入場，真乃人逢喜氣精神爽。三場文字，都做得錦繡相似，高高的中了第一名解元。報到家中，蔡其志與儒珍十分喜悅。原來其年主司因這王字犯了聖諱，故榜上惟有姓王者，一個也不中。儒珍卻幸而改姓了蔡。成學院深喜自己眼力不差，因催儒珍畢姻，以應兩登科之語。其志擇定吉日，不消儒珍費心，早已諸色齊備。到了佳期，新人已娶入門，笙簫奏曲，蘭麝飄香。一個絳服烏紗，如潛安再世。一個金裝玉裹，若仙子臨凡。果然一對美貌夫妻。甫完花燭，送入洞房，外面優人演戲，自款待那諸親百眷，不必細表。

且說二位新人在洞房中，彼此覷面，一驚一喜。驚的是，馨如暗詫，今夕之蔡解元，為何與昔日之王先生面貌無二？心下好生疑惑。喜的是儒珍得對著楊柳樓頭一面、不夏亭內重逢的蘇小姐，迫念昔日之相思，竟有今宵之配合，心中十分如願，喜極欲狂。雖待妾滿前，竟有些顧不得體面。見馨如低首沉吟，料是疑我人是姓非之故。便微吟他前日所續的兩句詩道：「仔細因知春自在，憑君莫認並頭蓮。」吟畢，笑道：「蒙續半章佳句，果成紅葉良媒。」馨如見說，方知就是昔日的王先生，心下卻才快活了，微笑不言。儒珍那時，意愜神飛，因又笑道：「曾憶昔時，於不夏亭中，月夜相逢，蒙小姐有媒灼可通之諭，因令表兄楊君執柯，豈期令尊不允，遂致轉切相思，已自分斷無今夕。若非三生有幸，焉能終附絲蘿耶？」馨如聽了那一段話，忽然花容發怒起來。正是：

書齋偶爾續新詩，尚是文人遊戲時。

若說荷亭曾夜遇，宛然密約與私期。

只固這一發怒，有分教：雪隱鷺鷥飛自見，柳藏鶯鶯語終知。要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